

“公路逃费被判无期”再审令人期待

□京伦

河南禹州农民时建锋因骗免公路通行费368万元,被法院认定诈骗罪成立,并被判处有期徒刑14日,法院对该案启动再审程序;15日,时建锋的弟弟时军锋投案自首,称时建锋是顶替他入狱。(本报1月12日05版、今日10版)

此案再审,合乎民意。但事件发展至今,已远远超出了原“时建锋诈骗案”的范畴。一是此案可能关联着案中案,若时建锋顶包为实,其行为将涉嫌包庇罪。二是此案可能关联着案外案,若这两兄弟声称另有其人的那位“主犯”和“内鬼”能够获得证实,或将牵连出一系列的职务犯罪。

案情已然复杂化,再审决定虽已作出,但近期开庭却存在不少困难。至于那些案外案,还有待侦查部门调查。



显然,这一案件的走向已经偏离了当初媒体聚焦与舆论质疑的方向。成为公共议题的“公路逃费是否应定诈骗罪”、“逃费数额特别巨大是否可判无期徒刑”、“收费部门诈骗车主财产以及官员违规逃费又该当何罪”等并不是再审的核心方向。再审是因为“时

建锋顶包案”发,而非“时建锋诈骗案”受质疑。这些公共议题,很难因案件再审而终结。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期待平顶山法院能够慎重对待“公路逃费的罪与罚”。不管该案真正主犯为何人,总要面对这一议题。司法女神蒙着双眼,看不见站在地面前的是一位

农民,还是一位官员。我们对“时建锋诈骗案”的质疑并不是因为时建锋是一位农民,而是因为将公路逃费行为视为诈骗并处以无期徒刑,存在明显的不公。刑法上有“偷税罪”,并无“逃费罪”。在社会危害程度上,偷税甚于逃费,不论偷税金额如何“特别巨大”,最高刑也只有七年。对逃费行为课以无期徒刑的刑事责任,无论有无司法解释支撑,均是对“罪刑均衡”的背离。

至于其他焦点议题,包括对公路高收费的正当性质疑,显然超出了当事法院的审判职能。“时建锋案”能够从一宗司法个案演变为一个公共事件,已然超越了司法的界限。司法的归司法,行政的归行政。唯愿再审能达成司法正义,行政反思和制度约束能终结仍然阴魂不散的公路不当收费。

13日,唐骏在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的校友晋永在微博中宣布: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同学会将在北京盛大召开。他发微博称:“该大学近20年间,为中国培养了包括党政军群工商农学等几乎囊括了全部高层管理人员,超过北大、清华培养高端人才的总和。”而此前,唐骏曾就读的美国西太平洋大学被质疑是“野鸡大学”。(《河南商报》1月15日A17版)

“野鸡大学”折腾出“凤凰聚会”?



□武洁

有道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同样道理,培养的人才多了,当然也可以成就名校。事实上,对于大学而言,的确不能太过纠结于名声,理应更多关注产出。自从唐骏“学历门”事件之后,西太平洋大学这所原本名不见经传的美国院校,还真是陆续爆出了不少政经名人。西太平洋大学的学生,在国内混得个个有模有样,不是身居高位,便是身家不菲。正所谓“子荣母贵”,能培养出这么多精英人物的大学,即便不是一流大学,至少也证明了其人才培养方面的实力和能力,被质疑为“野鸡大学”,还真是相当冤枉。

诚然,培养的人才有出息,大学当然功不可没。但是,

仅凭学生个个混得不错,甚至还打造了“国内最强人脉资源”,“野鸡”便能摇身一变成“凤凰”了吗?事实上,假如上了“野鸡大学”的都只能成为灰头土脸的“野鸡”,“野鸡大学”恐怕也不会有生源。之所以“野鸡大学”依然能活得不错,与其说是因为这些大学的文凭有含金量,不如说是“野鸡大学”成了一个有“含金量”的跳板。既然国内依然不乏对“洋文凭”的迷信,“野鸡大学”的文凭能够带来事业发展的一帆风顺、鸡犬升天,也就并不意外了。

有道是“假作真时真亦假”,当“野鸡大学”的校友们当真折腾出了一场盛大的“凤凰聚会”,恐怕连远在大洋彼岸的西太平洋大学,都要受宠若惊,不知所措了。

“扶老太奖万元”的道德焦虑

□吴龙贵

深圳益田村一名老人跌倒,因无人相助不治身亡。近日,深圳两名少年因救助跌倒老太太,受到政府部门表彰,并被分别给予1万元的奖励。(本报1月14日06版)

政府部门大张旗鼓对两少年进行表彰的动机容易理解。一来,此前刚刚发生过见死不救的负面事件,两名少年

的出现,恰好是对城市形象和社会心理的补救;二来,政府也希望通过树立一个典型,将个人行为上升到公共高度,来倡导一种正面的价值观。

这样的初衷无可厚非,但效果如何不容乐观。其实,遇到老人摔倒上前扶一把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对于这样一种属于道德常识范畴的行为,动辄给予万元重奖,明显有违适当合理的原则。奖励若超过

了必要限度,其意义必将大打折扣。

仅仅就事论事进行奖励,并不能打消公众在遇到同样情况时的后顾之忧。其实,最让人感动的不是两名少年的见义勇为之举,而是被救老太太家属苦苦寻找少年的行为。

“扶起老太奖万元”是一种道德焦虑,可正如道德风气的下滑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一样,道德素质的提升也不是朝

夕之间的事情。相比树典型立榜样,政府更应该做好的是基础工作和制度建设。不然,我们一边悲叹于人心冷漠道德败坏,另一边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又频繁发生,这怎么能让人产生道德安全感?换句话说,如果道德光芒不是总洒在个别典型人物身上,而是每一个行善者都能得到制度性的关怀,我们还会这般焦灼不安吗?

【水宜生】特约连载



崔朔文 著

四

全国解放后,百业待兴,国家建设需要大批人才,政府得知韩玉佩有个儿子开封中学毕业后回家了,就发函到槐树庄,通知其到开封参加干部培训。

“老拧劲”接到通知后,没告诉韩世诚,而是把大儿子金贵打扮一番,开上证明信,把他送上了开往开封的火车。韩金贵没出过远门,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离槐树庄十几里的姥娘家。下来火车,一步迈到了大都市,眼花缭乱的,成了一盆浆糊,分不清东西南北。顶着人家的名字来了,自然是做贼心虚,怕见人。韩玉佩是名人,一些故交听到他儿子来了,纷至沓来,拉着金贵的手问长问短。他不敢回答,怕说露了,心里一紧张拿出了看家本领——挠屁股。有人问他母亲身体咋样,他点点头,就是不说话;有人问他想不想他父亲,他挠了挠屁股,实话实说了:“不想,光会吵、吵、吵!”

大家哄堂大笑,管培训的干部说:“这不是个二百五吗?堂堂的韩玉佩,

竟养个这样的儿子,回家种地吧!”金贵又被打发回到槐树庄。

南庄学校校长想让韩世诚到学校当教师,这得让“老拧劲”点头才成。他见到“老拧劲”,就说教育的重要性,学校增添老师的必要性,“老拧劲”点头说是。校长认为火候到了,一提韩世诚的名字,“老拧劲”的头一拧,变脸了,说:“甭说,就他不能去!前半辈子够他享福了,改造改造他吧!”

出差、挖河,凡是干苦力的活儿,“老拧劲”都忘不了韩世诚。秋后,县里动用全县劳力挖河,要求各村在工地上竖起宣传栏。工程指挥部要统一检查,定期评比,办得好的插红旗,办得差的插白旗。槐树庄在工地上,劳力没几个能识文断字的,“老拧劲”不甘在评比时落了下风,只好让韩世诚执笔,写写画画。

工地总指挥是位老县长,打过日本,拉游击曾在韩家门楼里吃住过,多次得到韩玉佩的资助。检查工作,他来到槐树庄工地专栏前,非常满意地说:“没想到槐树庄还真出文化人。”得知是韩玉佩的儿子执笔,几天后,他就把韩世诚调到总指挥部搞宣传。“老拧劲”是一百个不服气,但在县长面前,又不得不答应。工程结束后,老县长要把韩世诚的户口、粮食关系办到县上安排工作。几天后,劳动局局长拿着槐树庄的证明信放在县长的办公桌上,“老拧劲”亲手盖的血红大印旁写着:韩世诚,破落地主、资本家……。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重用地主、资本家是上纲上线的大问题,谁也不敢背这个黑锅。韩世诚的工作就这样黄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韩世诚上开封看望父亲的老朋友,得知金贵顶替自己参加干部培训后,能不生气?回来的路上又看望老县长,老县长问起他的成分,才得知老拧劲暗中作梗。回到家,他要找“老拧劲”论个是非曲直,三叔拦住说:“民凭字据官凭印,你找他说理,谁会出来给你当证人?这时

候他走运了,昆虫还知道冬眠来隐藏自己,你倒去跟他硬拼?你就是这会儿给他弄个难看,让他下不来台,过后他不交本加厉给你小鞋穿?”

韩玉山把“老拧劲”请到家里,摆上珍藏多年的淇河大曲,荤素搭配摆上好几个菜,心平气和地说:“兄弟,咱哥在世时对你也不薄,世诚是个晚辈,他哪里做错了,吵他是叫他长材料呢,咱可不能做出让晚辈不尊敬的事呀!”

“老拧劲”把头一拧说:“骡马不能一直拴在门楼前,过去老蒋多威风,现在不是把他撵到台湾了?”

“那你现在不是威风了,教你不叫他去,培训干部你让你儿子顶替,县上要他,你说他是地主、资本家,要是还不够,你干脆掂刀杀他吧!”

第二天,大概是淇河大曲的酒劲儿还没有过去,“老拧劲”召开全村大会,在会上捋胳膊踢腿,使出吃奶的力气吆喝:“现在有些人,还想翻回到万恶的旧社会,还想骑在贫下中农头上拉屎拉尿,请干部喝酒,拉拢干部……”“老拧劲”那种“扶犁黑手翻持笏”的劲儿刚一冒头,韩玉山“呼”地站了起来,韩世诚、韩世儒、韩世儒几个都站了起来。“老拧劲”一看势头不好,马上改口说:“这次先不点他的名,散会!”

“老拧劲”刚才还是红嘴白牙说大话,眨眼间变成另一张脸,惹得全村人哄堂大笑。

五

196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陈保省提着瓶酒来到韩家门楼,一进二门就喊:“大哥,喝酒吧?”

韩世诚迎出来笑着说:“不年不节,兄弟有事?”

“我想找大哥商量个事。”

“喝吧,叫你嫂弄个菜。”俩人走进堂屋坐下。

菜很简单,一盘炒白菜,一捧花生。酒过三杯,陈保省红着脸说:“大

哥,我想去参加工作,你看咋样?”

韩世诚脱口即出:“去吧,我支持你。你有文化,心眼儿又活,真该出门见见世面。”他又停了一下说:“俺婶、弟妹的思想工作……”

“大哥,只要你同意,这事就成了。”

韩世诚说:“你放心,这院吃稠的,不会让她娘儿俩喝稀的。”

陈保省要的就是这句话。俩人边喝边谈,瓶中的酒下去了一半。陈保省已有醉意,给韩世诚倒了杯酒,双手举过头顶说:“大哥,我跟你弟妹商量好了,要是她妯娌俩生的是男孩,结为兄弟;生的都是女孩儿,结为姊妹;要是一男一女,结为夫妻,世代交好!”

韩世诚接过酒杯说:“兄弟,你喝高了,一代人只能管一代人的事。”

“不,你要不答应,就是看不起你兄弟!”

直到韩世诚的妻子从里间出来答应了,俩人喝酒才算结束。

陈保省醉醺醺地回到家里,趴在桌上放声大哭,把妻子、母亲都折腾了起来。妻子给他拧个热毛巾,擦去他脸上的泪水,问他咋哭成这个样?他说,想起死在朝鲜的哥哥,想起投河自尽的嫂嫂,想起自己还没混出个人样来,心里光想哭。

婆媳两个你一言我一语劝说,可越劝他越哭,越哭越痛。媳妇跟婆婆说:“娘,要不把大哥叫来吧?”

一句话,陈保省不哭了。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防现代化的发展,测绘工作显得日益重要,国家要选拔优秀人才,组建一支思想红、业务水平精的测绘队伍。公社武装部长陪同选拔领导来到槐树庄,对应拔青年一一过目,他们走到陈保省面前时,上下打量一番,说:“人是有精神,身子怪瘦啊!”

陈保省“啪”地行了个军礼,朗声说:“报告首长,别看我瘦,体重正够。”选拔的人笑了,又说:“脸色有点黄。”

“别看我黄,血压正常。”

选拔的人又问他:“上过学吗?”

“学历不高,高小扫盲。”

公社武装部长看到上面的人员相中了陈保省,连忙走上去说,他是烈士的弟弟,公社的模范青年。那人掏出本子记下了陈保省的名字。

陈保省兴奋得连夜写了一份《继承哥哥遗志,踏着烈士的血迹,积极参加国防建设》的决心书,第二天一早送到了公社选拔办公室。公社选拔办公室精心修改后,让陈保省重新抄好后报到县选拔办公室,一时间,陈保省成了全县应选青年学习的榜样。

陈保省参加国防建设走了。走的那天,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学生列队欢送。陈保省戴着大红花,在一片欢呼声中骑马上路了。

陈保省的母亲泪水涌了出来,大儿当兵“光荣”过了,再搭上一个儿子,自己可怎么活呀?但木已成舟,即便有一百个不愿意,说啥也晚了。鞭炮响时,婆媳俩都没出门相送。

出村时,韩世诚从牵马人手中要过缰绳,从兜里掏出三百块钱,塞进陈保省的口袋说:“兄弟,出门在外,万一有个棘手事,装上好应急。有我在,家你不用挂念。”

陈保省紧紧握住韩世诚的手,热泪盈眶地说:“大哥,苍天在上,你弟虽不能与你同生死,愿与你共患难,共福享!”

⑤



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

鹤壁专卖: 鹤壁日报社1楼

热线: 3338633 13323926333